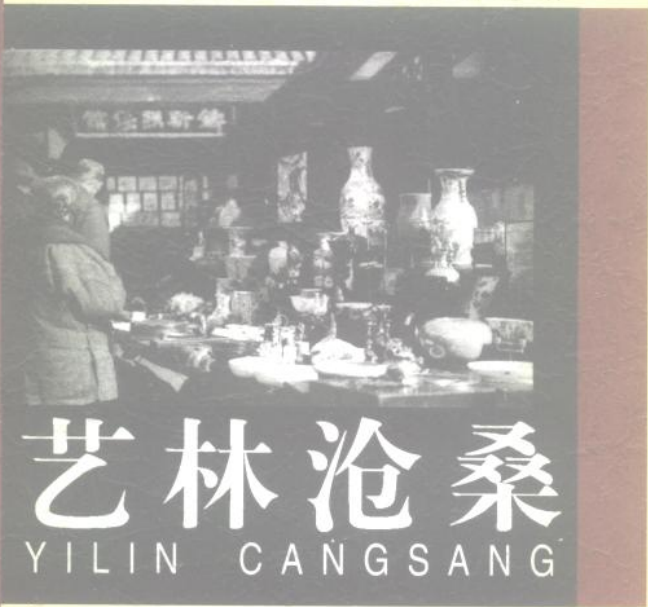


北
京
文
史
资
料
精
华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



艺林沧桑

YILIN CANGSANG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

艺林沧桑

YILIN CANGSANG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林沧桑/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1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丛书)

ISBN 7-200-03995-0

I. 艺… II. 北… III. 艺术史-史料-北京 IV. J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6233 号

艺林沧桑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丛书)

选 编: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责任编辑: 宗 朋

杨良志

装帧设计: 朱 云

责任印制: 李文宗

出版发行: 北京出版社

社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电话: 总机 (010) 62016699

邮码: 100011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区电子外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8.25

字 数: 43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6000 册

书 号: ISBN 7-200-03995-0/K·407

定 价: 25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编委会

主 任：舒 乙

副主任：弥松颐 贾凯林 陶信成

委 员：王灿炽 李 牲 李滨声
张 洁 陈平原 郑 潜
赵其昌 谢 方 蔡美彪
戴 贤 张秋萍 杨良志

本卷执行编委：舒 乙

选编说明

《北京文史资料精华》是从本会近二十年来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中精选而成，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科技、教育医卫、工商经济、社会生活、文学艺术、名胜园林等方面，分为《世纪风云》、《杏坛忆旧》、《文苑撷英》、《风俗趣谈》、《商海沉浮》、《梨园往事》、《府园名址》、《艺林沧桑》八卷，共约 350 万字。

这套丛书主要收录北京地区的史料，上起 1898 年戊戌变法，下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个别篇目有所突破。入选篇目以历史当事人或见证人亲历、亲见、亲闻的回忆录为主，也有少量是通过采访调查整理而成的。丛书未收中共党史资料，以体现同党史部门的分工与区别；但是有关统一战线和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的史料，在个别篇目中也略有涉及。

这套丛书属于文史资料的分类汇编，是根据已有史料的实际情况进行遴选的，难免有或轻或重、某些卷的内容不单一、书名不能完全涵盖全卷内容等情况。编辑时，除订正个别技术性的错误以外，对文字一般不做大的改动；原则上不重新考订史实，只对已经发现的明显错误进行纠正。由于篇幅所限，有的篇目收入时作了一些删节和摘选。重新厘定了部分文章的标题。由本市各区县政协和民主党派、工商联提供的稿件，书中不一一注明。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9 年 8 月

序

舒 乙

我曾说过：“文史资料”类书籍属于我最爱看的图书行列。
我至今还这么看，这么想。

而且，我愿意向广大读者做这样的推荐。

我还要补充一句：“文史资料”类书籍也是最好看的书籍。
这么说，并无夸张之意。

世界上的事，常常是很奇怪的。它产生的初衷，并不和后来的结果相吻合。“文史资料”便是这种奇怪事物之一。

周恩来总理是“文史资料”这个事情的首创人，从这个角度讲，他是个发明者。因为，历史上没有过，外国没有过，本国也没有过。实属首创。

常说：某件事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文史资料”当属于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事物之一。而且是很辉煌的一个。

周恩来总理四十年前倡导编纂“文史资料”时，并不是为了好看，他是为了存史。他让那些经历过历史上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将自己“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事如实地记载下来，不怕细小，不必成系统，也不必加评价和分析，只是存真，作为正史的参考和补充。

这个思想，后来，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首先，它成了一个事业，很大很大的事业。周总理把这事

分给了政协办。政协有全国的，有省市的，有区县的，下面都有搞文史资料的专门队伍，总人数达千人之众。征集史料之广、之多都达到了宏伟的程度。出版了许许多多出版物，有选编系列，有专题专集，足以武装专门的书店和图书馆。总之，有了队伍，有了成果，浩浩荡荡，成了气候，了不起。

其次，它造就一大批非常有可读性的出版物。正因为“文史资料”的王牌是“三亲”，便产生了独特的阅读效果。撰写回忆的人中许多是历史上知名的人士，他们的名字对许多读者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这便是所谓“名人效应”吧。同样，被回忆的事也涉及许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知名人士，也是很能引起读者兴趣的。这便有了阅读价值和市场价值，而且天生铺垫了它的普及性。于是，“文史资料”几乎从诞生之日起就走进了广大读者的视野，而不光是在历史学家书斋中被收藏、被研究、被利用。应该说，它的利用率极广，既是史书，也是货真价实的高档次的大众读物。

再其次，名为“文史”，实则“百科”，什么都有，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到民俗、传记，五花八门，面面俱到，涵盖面、涉猎面极广，超过任何一类现存杂志，是跨门类的超级百科大杂志。每一册都有保留价值，可以上架成库备查。

这么个好东西，如果再精选一下，精益求精，岂不更妙。

于是，便有了《北京文史资料精华》。

我自己既是“文史资料”的老读者，近十五年又成了一名业余的“文史资料”工作者，自觉有资格说上面那些真诚的话。

它，有实，有味，有史，有趣，我爱它，也愿大家爱它。

1999年8月

目 录

艺坛沧桑·····	高凤山(1)
卖艺生涯·····	侯宝林(34)
在鼓王刘宝全身边·····	苏茂贤(84)
向刘宝全先生学艺·····	魏喜奎(98)
关学曾和北京琴书·····	宋家玲(114)
天桥著名京剧艺人梁益鸣·····	刘东升(134)
忆小白玉霜·····	魏喜奎(159)
戏曲艺术家李桂云·····	王登山(170)
杂耍园和坤书馆·····	石继昌(209)
风俗曲·····	金受申(217)
北京的评书·····	靳 麟(225)
曲本宝库车王府·····	石继昌(240)
路家班与北京影戏·····	翁偶虹(245)
北京影戏·····	张次溪(259)
平民艺术家抓髻赵·····	傅耕野(264)
大刀张宝忠·····	马铁汉(268)
民间武术家赵生堂····· 赵明华 赵明礼	王敬魁(273)
武术大师孙禄堂·····	孙叔容(283)
城南游艺园与新世界····· 金应元	田光远(292)

管人艺术·····	金受申(302)
琢玉大师潘秉衡·····	王名时(308)
“北玉一怪”王树森·····	张雅宗(333)
我的面塑艺术生涯·····	郎绍安(339)
做花生涯·····	段玉美(351)
葡萄常·····	常玉龄(356)
把子许·····	许寿昌(369)
刻刀张·····	张凤鸣(376)
手工作坊·····	金受申(386)
北京景泰蓝·····	金世权(393)
北京雕漆·····	杜炳臣(401)
北京料器·····	邹本和(414)
北京泥塑脸谱·····	双起翔(423)
北京纱灯和宫灯·····	朱洪 孙小兰(430)
内画鼻烟壶·····	吴景泉(436)
扇画店·····	潘治武(441)
存素堂丝绣散记·····	朱海北(448)
琉璃厂的古玩业·····	石 朱(451)
我在文物界的一生·····	邱震生(469)
北京古玩行与日本商会·····	邱震生(482)
北京碑帖刻石艺术·····	陈韶轩(488)
北京的集邮活动·····	杨启明 沙伯泉 韦景贤 王席儒(492)
我与篆刻·····	刘淑度(502)
回忆白石老人·····	张次溪(523)
我所知道的溥心畲·····	唐明哲(558)
怀念王雪涛·····	潘渊若(565)
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	魏隐儒 王金雨(567)

艺坛沧桑

高凤山

一些文艺界的老朋友，有时碰在一起，免不了要念叨过去走过的路；我的一些学生，也常让我讲讲自己的学艺生活。说实在的，有时我很愿意讲，有时又不愿意讲。因为一回顾往事，想想几十年坎坷的人生和曲折的艺术道路，常常使我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一、逼上艺坛

我是在旧社会的苦水里泡大的。生活的折磨把我逼上了艺坛。

十年九灾的三河县

出北京城往东，走七十八里地，过了运河便到河北省三河县。我的老家就在那里。打从记事时起，我没过过安稳日子。兵荒马乱，十年九灾，常有成群结队的穷人外出逃荒，有的要饭，有的当短工，还有些妇女进城给富人家当奶妈子，或者做使唤丫头。逃不出去的穷人，就吃树叶、树皮、树根活命。

我生在1921年农历五月二十日。我们村叫沈庄子，是个有名的苦窝。因为家里太穷，父亲养不起一家老小，便跑到北

京城里收卖破烂儿。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哥哥、姐姐和我）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在家里挣扎着过日子。我3岁那年，遇上大旱，旱情引起虫灾，蝗虫把庄稼全吃光了。一家人饿得面黄肌瘦，母亲整天为生活犯愁。这时，又突然发生不幸，我的14岁的姐姐失踪了，几天几夜没有音信，哪里也找不到。后来说是让人贩子拐跑了。母亲一听，如同当头一声霹雳，当时就急疯了，呼儿唤女，满街乱跑。这一来，家屋里像塌了顶，没着没落，一下子散了架。正给别人家当短工的哥哥虽已十七八岁了，可也没一点办法。村里的好心人就往北京捎信，把父亲找了回来。

父亲遇到这样的不幸，能有什么办法？给疯子治病，没钱；给一家老小饭吃，没粮；更为女儿的被拐骗而伤心。母亲的疯病一天天加重，本来就虚弱亏损的身体哪经得起这样的折磨，没过多久便离开了人世。父亲看看在家乡没什么生活出路，便带着一家老小流浪到北京城。那时，我刚刚4岁。

地狱一般的金鱼池

那时候，北京不是劳动人民的天堂，日子不好混啊！

我们一来到北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哪里立足？偌大的北京城，对于手无分文的穷人来说，是不易找到安身之地的。在这里，我们倒是有一个远房亲戚。投奔他吧，他家里也是人口多、房子小，又无余粮余钱。我们前去，根本不可久留。找来找去，租到了崇文门外金鱼池大街123号院里的一间小房子，房子破旧潮湿，每月五毛钱房租，总算有了个立足的地方。

金鱼池大街，猛一听名字挺响亮。可这里却是北京城里最脏最穷的地方，就是龙须沟一带。一条街到处是臭沟、垃圾

堆；离不远就是乱葬岗子，还有一个骨头场。一到夏秋，臭泥水里，到处爬着骨头虫、长尾巴蛆。人吃的水和臭沟连在一起，要多脏有多脏；住在这里，跟进了地狱差不多。

日子再艰难，也要活下去。经人介绍，哥哥进了丹凤火柴厂。开始学装火柴，而后当学徒，出徒后当了正式工，每月能挣三块半钱，勉强可以糊口。父亲又担起了挑子，沿街打鼓收破烂儿，到晚上赶“鬼市”卖破烂儿。后来本钱赔光了，就贩卖盆碗。我有时跟在父亲的担子后面，听父亲打鼓吆喝，看大人做生意；有时背起小筐，捡煤核儿，捡破烂儿，人家便叫我“捡钩货的”。四五岁的孩子，肚子容易饿，我在沟沿道旁捡香蕉皮、白薯皮，放进嘴里，嚼巴嚼巴就咽了。父亲看见，心里更不是滋味。后来，父亲托人说合，把我送到对门儿一家作坊里，跟人家学打剃头刀。从此，我开始了繁重的学徒生活。

那时，我的个子只有打铁炉那么高，每天一大早就爬起来给炉子生火。作坊里用的都是次煤或乏煤，火很难生，烟熏火燎，呛得鼻涕眼泪都流出来。作坊的掌柜整天让我拉风箱，瘦胳膊细腿，拉一只大风箱，实在吃力，常常干到深夜十一二点钟。一天干下来，腰酸背疼，浑身像散了架一样。干这么重的活儿，每天只吃两顿玉米面“煮小饼”，就是把玉米面合成软面块，捏成小饼，放进开水锅里，搁点菜，连汤带水，吃上两碗。每月的初一、十五，才能吃上一顿面条。

我们全家在苦水里挣扎着过日子。万没想到，不幸的遭遇又接二连三降落到我家。一两年间，因为劳累过度，连病带饿，我哥哥、父亲，还有老奶奶，都先后去世了。我再没有一个亲人，眼睁睁成了一个可怜的孤儿。

亲人们没有给我留下一分钱，要想活下去，只有靠自己找出路。在旧社会，要想在生活的道路上往前挪动一步，不知要

付出多少代价。学打剃头刀那样繁重紧张的劳动，我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哪能吃得消！干了不到半年，我就向别人央求去学织带子。这种活儿虽说不像拉风箱打铁那样繁重，可没想到却碰着一个厉害的师傅，我稍有闪失，便招来一顿毒打。没有亲人，整天在打骂中过日子，实在让人无法忍受。没过多久，我又找到一个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工作——给妓女梳头。在唐洗泊街一带有一些妓院，我天天拿着梳头包给妓女梳头。这哪是一个孩子所能干得了的？感到实在别扭、乏味。我一气之下，撂下手中的梳子，便逃跑了。可是，一天不干活，挣不来钱，肚子里就饿得咕咕乱叫。我一咬牙，把自个儿的全部家当——一床破被褥，扛到当铺，当了两块钱。当天我就买了两条洋面口袋、一个筐子，来到前门外果子市，买了点花生、瓜子，在天桥摆起了小摊子。

从此，我就跟天桥打交道了。以前，我住在金鱼池大街，离天桥不远，也常到这里来，但不像眼下，开始在天桥这个大世界混饭吃了。摆起瓜子摊，一天只能挣几毛钱。晚上收摊以后，就住在山涧口穿堂院的一家火房小店里。这家小店挺特别，专门收留小孩，所以又叫“小孩店”。客房是一间大屋子，没有被褥，屋里生一个大火炉子，由客人出去捡煤生火，房钱比较便宜。我就是这样对付着过日子。有一天，我摆好小摊，要上厕所小解，把东西托付给一个比我大点的小孩照看着。也是我年幼无知，轻信别人，当我从厕所回来时，连钱带东西，全都让他拐走了。我急得哭天叫地，但毫无用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从此，我彻底“破产了”。

手里没钱，不能住客店了，我成了流浪儿。我每天到街上伸出小手向人家乞讨；有时捡烟头卖点钱；有钱人家办丧事，我也去打“执事”，挣几个小钱，吃几口残汤剩饭。一到寒冬

腊月，冻得实在没办法，晚上就躲到前门大街“都一处”饭馆房檐下去趴炉膛，借炉灶的余温取暖。有时，炉灶里有火，把头发都烧焦了。向人家讨饭要钱，还得磕头，时间一久，头上就磕出了“茧子”，头发磨掉了一片。有时饿得没法，就到果子市捡烂水果吃，甚至把瓜子皮、花生壳都塞进嘴里充饥。有时碰到警察，说我们扰乱社会治安，扬言要抓去关起来。

流浪儿的生活，使我吃尽了旧社会的苦头。

师傅是天桥一“怪”

那时候，因为我的年龄还小，虽说过着流浪生活，可总是离不开天桥。有时给人家打执事，也会走到北城去，可完了事就赶忙回到天桥来。一方面，这里环境熟，拣点吃的，要几个小钱，觉着方便些，心里不犯怵；另一方面，天桥是个“五方杂地”，游艺杂耍儿，说书唱戏，对我的吸引力可大啦。孩子终归是孩子，我专门爱串天桥的说书场、游艺棚。一来是这里能捡到烟头，好卖钱；二来是进到哪个场子里，都能听两句，看几眼。什么打把式的，唱戏的，拉洋片的，说大鼓书的，演滑稽二簧的，一来二去，天长日久，我耳朵里灌了很多，记住了不少唱词。我心里慢慢萌发了一个念头：自己能不能学点这种本事？

以前，我几次学徒，都没学成，是我脑子笨吗？我不承认。我觉得自己很聪明，要不然我怎么听一两遍就能记住好多唱词呢？我是真爱这一行呀！我能学什么呢？虽然我只有六七岁的小小年纪，心里倒有很精细的盘算。武术、京戏、梆子，虽说好看好听，可学起来还得有行头（戏装）、锣鼓之类，自己买不起。学变戏法吧，还得买家伙（道具），哪有那份钱？看起来学说数来宝最合适，形式简单，只要两块竹板，唱出

来字字清楚，听着也入耳。再说，真能学会几段数来宝，能卖唱，还能认识好多艺人，再进戏园子里捡烟头也方便多了。

要说学唱数来宝，我心里早就有了目标。有一位在天桥很有名气的艺人叫曹德奎，因为他脸上有麻子，别人都叫他“曹麻子”。他的滑稽数来宝说得非常精彩，是民国以后的“天桥八大怪”之一。他卖艺时的化妆很特别，本来他的脑袋长得挺怪，在后脑勺上又梳一个朝天小辫，辫梢上拴着“铜铃铛”，眉毛一挑，脑袋一晃，带动小铜铃叮当乱响；脸上抹了大白（白灰），样子实在逗人，真是怪人怪相。演唱时，手里举着合扇（俗称牛膀骨），扇边上坠着十三个小铃铛（俗称十三太保），“哗楞哗楞”作响。他一条腿半跪着，晃动合扇，特别招惹观众。他唱的有许多新词，不带脏字，没有“荤口”，雅俗共赏，人人爱听。我就是被他的演唱艺术所吸引而入迷的。

一天，我又来到曹麻子的演出场地上捡烟头，没捡几个，就被他的演唱吸引住了，入神地听起来。天快黑了，该收场了，人都走散了，可我还是呆呆地站在那里。曹麻子有点纳闷，就问：“小孩儿，天黑了，怎么还不赶快回家？”我听了先是一愣，脸也红了，低下头回答：“我没有家。师傅，您，您收我当个徒弟吧！”曹德奎一听，也是一惊。他问我的家世，我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说了一遍，曹德奎听得眼圈都红了。他说：“好吧！我也没有家，也是孤身一人，就住在山涧口穿堂院的客店里。你要跟我学徒，我管你吃、穿、住。以后要是挣了钱，都归我。”我一听，非常高兴，忙说“行！行！”那时要学徒都得立字据，我们却没有立什么字据，也没有讲别的条件，我就拜师学艺了。那年，我刚刚7岁。

垃圾堆上练本事

那时候学艺，可不像现在的青少年考上艺术学校，条件这么好。当时那个苦我可吃够了。一大早起来，先得背着个小筐出去捡煤核儿；回来就生炉子，烧水，伺候师傅起床；接着赶紧去给师傅买早点，热菜；自己呢，能吃口凉窝头，喝口剩菜汤就不错了。就这样，我也很满足，这比到处流浪，向人讨饭吃强多了。吃罢早饭，就得给师傅背上家伙（里边包着演出用的牛膀骨等道具）去“上早儿”（早场演出）。下午还有一场，叫“上晚儿”，或者叫“上板凳头儿”。白天在场地上演完两场，晚上还得串巷子，到妓院里卖唱，为的是多挣几个钱。一天演出三场，这叫一天“三開箱”。要不然，吃不饱肚子啊！

要说学艺，师傅并没有专门教过我，更不像现在的青少年学艺，还给上文化课、专业课，教形体动作，练唱，排戏等等。师傅对我的学艺，并不放在心上，只是让我每天给他干活，使唤我。我主要是在师傅演出时，在旁边听、看，慢慢铭记在心里。我特别用心，加上心眼灵，师傅唱的段子，我一听就记住了。但是，我的真功夫，却是靠自己下苦功练出来的。

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哪有时间去练功呢？我就利用早上出去捡煤核儿的工夫练。每天，东方一闪亮，我就起来，背上小筐，腰里悄悄掖副竹板，奔垃圾站了。我知道，要学数来宝，必先学会打板，要学会打板可也不容易，就得靠苦练。在客店里不能练，整天“呱哒、呱哒”的，不光店主不允许，客人也不答应。到哪儿练呢？我琢磨来琢磨去，垃圾堆上最合适。早上一出来捡煤核儿，蹲在垃圾堆旁，两手拿着竹板（左手拿的叫“节子”，由五块小竹板并连在一起；右手拿的叫“板”，是两块大竹板连在一起），一边扒拉着找煤核儿，一边

练习打板。一开始，可别扭啦，顾了打板，忘了捡煤，顾了捡煤，又忘了打板。可练得久了，也就配合自如了；而且左右手的动作也能分开了（即左手“节子”右手“板”）。然后，加上嘴里念词，三样事同时进行，这叫捡煤、打板、背词三不误。平时走路，嘴里也哼哼唧唧，两手比比划划，到处成了我的“练功棚”。天长日久，竹板会打了，唱词记熟了，也没有耽误捡煤核儿。我一练起来，兴趣特别大，劲头格外足，忘掉了疲劳，煤核儿反倒捡得更多了。

就这样，在垃圾堆上练出了本事，也养成了我独特的练习习惯。自我有些小名气之后，直到现在，我也很少在家或练功棚里排练新段子，多半是一边走路，一边练习，有时是一边骑车，一边背词，这样觉得效果特别好。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锻炼意志，越能学到真本领。

初次“上地”

师傅常跟我念叨：“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不能光吃我，你得学玩意儿。”说是这样说，可师傅并不真教我。我就靠平时看，认真听，暗中记，喜欢在一边琢磨练习。日积月累，师傅平时演唱的段子我几乎都学会了，可我从来不敢要求去演出，因为我觉着本事还不到家，师傅不会让我演。我还想多学点，一有空闲，我就钻到别的艺人的场地去观摩。有一个外名叫“陈大鼻子”的艺人，说了一段《诸葛亮押宝》，是艺人自己编的神话故事，天上的各路大仙，地上的众位英雄，都聚会在一起，争雄斗智，有人物有故事，有情有景，妙趣横生，很吸引人。我对这个段子很有兴趣，听了几次就记住了。自己抓空反复练习，记得滚瓜烂熟。

一天晚上，我和师傅回到客店，趁师傅高兴的时候，我壮